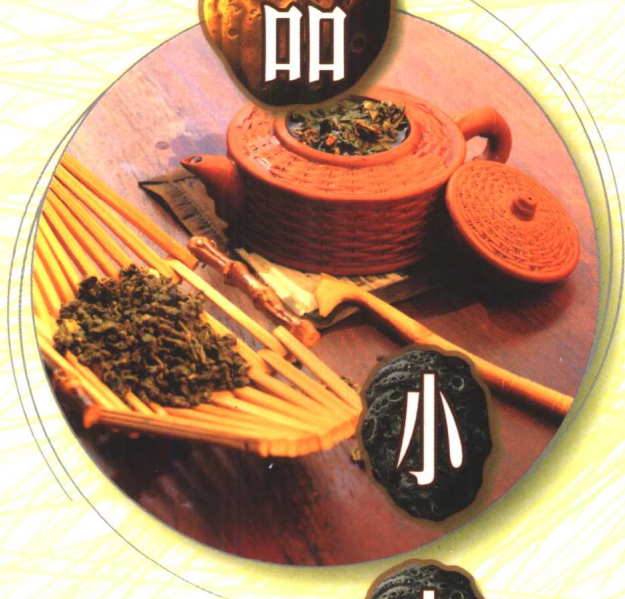


I
N
G
P
I
N
X
I
A
O
X
I
A
O
S
H

精

品



小

人
间

万
象

小

说

西 安 出 版 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270211

I247

X6083

人
间

万
象

情

品

小

小

说



2A138/01

西安出版社

627021

精品小小说

主 编: 邢 可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34 号

电 话: (029)5253740 5234426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西安百花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24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ISBN 7-80594-925-5/I·112

定 价: 40.00 元(全四册)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序 言

策划这套丛书时在冬季，现在已是夏天了。

随着自然界季节的变化，这套丛书也两易其稿。定下来的这套选本，剔除了早先太过节制，有着较强约束力，甚至些许刻板的记忆。代之而来的是注重心灵化、更松驰，接近大众和平凡，贴近生活原始的状态。

生活是多层面的，故事会有雷同，感受却因人而异。我们期待作家与读者思想、情感、心灵的沟通和理解。这样，这套丛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目 录

马宝山

- (1) 铁匠铺 (1)
(2) 血戮 (4)
(3) 师兄董大 (7)
(4) 没有永远的朋友 (10)
(5) 舌毒 (14)
(6) 风墙 (17)
(7) 凶死 (21)
(8) 谋士周昌 (24)

王奎山

- (9) 鸽异 (28)

游戏	(31)
雨中的玲	(34)
开心	(36)
爱情秘诀	(39)
民师老牛	(42)
那年冬天	(44)
胡聃轶事	(47)

白小易

浪漫	(50)
都是小说惹的祸	(52)
你有没有搞错	(55)
正常	(58)
绝境	(60)
客厅里的爆炸	(63)
生死游戏	(65)
天堂失足	(68)

叶大春

将军与剃头佬	(71)
高粱秸门帘	(74)
赵塾师	(77)
炸药	(80)
老莫钓鱼	(83)

一颗图钉	(86)
可怜的人	(89)
岳跛子	(92)

司玉笙

巴高哩	(94)
上帝的靴子	(97)
蓝蜻蜓	(100)
杀犬	(102)
双头鱼	(105)
谁穿错了衣服	(107)
刑发	(109)
多麦墙	(111)

生晓清

撩骚	(113)
小姐提问	(117)
郑科长与狗	(119)
初为人官	(122)
陶氏精万岁	(126)
捏脚	(130)
断手	(134)
鸟人	(137)

冯骥才

刷子李	(139)
西式幽默	(142)
酒婆	(144)
张大力	(147)
苏七块	(149)
蓝眼	(151)
耗子	(156)
死鸟	(159)

邢 可

两个失恋的青年	(164)
探索影院里的巧遇奇想	(168)
找回自己	(171)
离婚之后的妻子	(173)
你看到了什么	(176)
酒徒毕卓	(178)
痼疾	(181)
来客引起的痛苦	(184)

铁匠铺

马宝山

马宝山 男,1948年出生,辽宁阜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家园》,小小说集《流泪的太阳》和《马宝山小小说》。现任包头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鹿鸣》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曾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第七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获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百花园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小小说星座奖。

那时候,冯氏铁匠铺没名。冯铁匠不打钉、不造镰、不锻钎、不铸犁。冯铁匠专给驴马骡挂掌。冯铁匠最拿手的是使马绊子。客家要挂掌的牲畜拴到冯氏铁匠铺门前的木桩上,冯铁匠手端小半瓢苞米粒儿送到牲畜嘴边,另一只手在它身上搔痒。那牲灵嘴里吃得香,身上搔得舒服,却猛地一个绊子被冯铁匠按倒在地,膝头按住脖颈,从腰间抽出一节绳索在四蹄上结了死

扣。接着刮蹄,配掌,挂钉。牲畜的主人一袋烟还没抽完,冯铁匠的活利落地脱手了。那新挂掌的牲灵站起身抖出一身的威仪,四蹄生风,踏出一路清脆。

多烈的马,多倔的骡,冯铁匠只一个绊子就没有绊不倒的。

冯铁匠从小练就的一条神腿。

小镇南街竖起一座炮楼,里边住着七八十名皇协军和一小队日本鬼子。小鬼子队长吉田喜欢摔跤,炮楼里的几十个人摔个遍,没对手就到街上找,见到身强体壮的汉子就拦住:“哟西,摔跤的有……”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扯住胳膊就摔。赢了,叉开腿一站,让摔输的人从他胯裆下钻过去。

一天,吉田在冯氏铁匠铺门前拦住一个乡下汉子摔跤,赢了又叫乡下汉子钻他的胯裆。乡下汉子不从,被吉田一阵踢打。这时冯铁匠走过来问吉田:“摔输了就钻胯裆,我替他钻!”说完趴下身子从小鬼子的胯下钻了过去。在一片嘘声中,冯铁匠慢慢站起身,站到吉田面前,刹了刹腰带,拽住他的胳膊,脚下猛地一个绊子,将吉田啪地摔倒,扶起来连着又使两个绊子,小鬼子被摔倒两次,赢来满场彩。冯铁匠抱住膀子叉开腿,做出让吉田钻裆的架式儿,小鬼子脸上憋出猪血似的紫红溜出人群。冯铁匠掏出裆里的那家什在吉田倒卧的地面上哗哗地尿了好一大阵子,又很淋漓地大笑了一会儿。

几天后,小鬼子吉田从保定城请来一个叫大雄的摔跤手。听说大雄在入伍前是日本北海道的职业摔跤手,大雄与冯铁匠要一试雌雄。

场地就圈在铁匠铺门前。第一回合摔个平手,都摸了一下对方的招式。第二回合,铁匠输了,第三回合铁匠也输了,又摔两次冯铁匠的神腿都没用上。吉田拧出一脸淫笑,逼住铁匠去

钻大雄的胯裆。大雄摆手不让，要冯铁匠喊一声“大日本万岁！”就饶他。

冯铁匠额上青筋暴突，忽然从墙角抱过一个石礅，将一条腿担在铁砧上，双手高举石礅，“咔嚓”一声，砸断了那条神腿，晕厥倒地。

大雄脸上一阵抽搐。吉田令人打来一桶冷水，泼醒冯铁匠仍逼他喊大日本万岁。

此时场上围观者众，极肃穆，肃然盯住铁匠拖着殷红的腿，一步步爬到大雄面前。大雄退一步弯下腰欲将这位打铁的硬汉子扶起来，却被铁匠一手甩脱。大雄又后退三步，摘下军帽深深地给中国的这位铁汉子鞠了一躬。然后拉着吉田慢慢退出人群。

半年后，冯氏铁匠铺又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震得满街铿锵。冯铁匠单腿独立，站在铁砧前，打钉、造镰、锻钎、铸犁。

炉火纯青，映得冯铁匠满身紫光。

血 鼓

马宝山

那时候,沈阳不叫沈阳,叫奉天。

奉天城里的东亚机器厂占据老城东关很大一片地方,整天烟气腾腾的罩住东关半个天。这所有一万多名员工的大工厂,由东北钢铁、煤炭、盐业和中央银行奉天分行等几大家财团联合经营。董事长是奉天分行总裁邵铭祺,董事会选任的东亚机器厂的厂长刘奉城那年 66 岁,实在因年迈无力再管理这个大厂了,他向董事会递呈辞书回家颐养天年去了。在董事会提名新任厂长的会上,董事长邵铭祺举才不避亲,提名自己刚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儿子邵诗亭出任东亚厂厂长。董事会一致通过这个提名。

吃过洋面包的邵诗亭既学过西方企业管理,又熟悉中国传统的仁治之道,出任东亚厂长后真是如鱼得水,干得非常出色。

邵厂长正春风得意的时候,厂里出了一件大事。

冷加工车间有一台龙门刨床,是俄国人造的很笨重的庞然大物。这天一个姓孙的师傅带着一个新进厂的徒弟干活,忽然

刨床后面的齿轮箱里咔嚓啦一阵响,刨床就停止了转动。孙师傅就去请机修工。一会儿机修工来了。孙师傅就和机修工打开刨床后面的齿轮箱。在他俩钻进齿轮箱前,特意嘱咐小徒工一定守在制动电钮跟前,防止有人按动电钮。两个人就钻进齿轮箱里检修。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小徒弟独守静坐就打起盹来,正被巡视的监工撞见,监工一把提起小徒工的衣领劈头盖脸一顿臭骂,还在小徒工懵怔的时候,粗暴的监工说了一声干活,就按动了电钮,在龙门刨轰然启动的同时,听到后面的齿轮箱内两声惨烈的尖叫,听到惨烈尖叫的小徒工哧地晕倒在地上,监工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在刨床一阵轰鸣声中,一汪殷红的血水浸漫在机床四周。这时监工才知道出事了,顺血流转到了刨床后面,从敞开的齿轮箱口探头一看,齿轮箱里一片血光腥气,监工的双腿也是一阵乱颤软软地跌倒在汪汪的血地上。

奉天警察局将这次特大人身伤亡事故的酿就者监工和小徒工当天就捕走投进大牢。

第二天,厂里就派人从那台龙门刨床里清理出两个惨死者的血酱肉泥消过毒后,加入防腐汁装进两个玻璃缸内,又用煤油彻底清洗一遍那台刨床继续使用。可是一按电钮,机器一转动,后面的齿轮箱里一声接一声的惨叫声,凄厉惨人,后来谁也不敢动用这台龙门刨床了。

厂长邵诗亭就派人把刨床四周的机床工作台全部拆走,再用铁架木板围住那台刨床,成为一个独立的处所,在入口处邵厂长用朱笔亲手题写“血教”,作为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的场所,员工们定期到这里接受安全教育。新入厂的工人第一个入场教育也就从这儿开始,他们只见在这围起来的板房里,一台血锈斑斑的龙门刨床,刨床的两侧有两个一米高的玻璃缸,缸里是幽幽

● 血墩

的血泥,两个玻璃缸旁边各有一个身着重孝的人静默守候。一个是粗暴的工头,一个是懒怠的徒工。这俩人是邵诗亭厂长花了巨额白银从警察局保出来专门放在这里派用场的。

据说这个门楣上写着“血墩”的木板房在东亚机器厂保存了许多年,在那些年里厂里再也没有出过重大的人身伤亡事故。

师兄董大

马宝山

董大是我师兄，我俩在同一个师傅手里学的铣工。三年学徒期满，董大学到一手好手艺儿，他活儿干得漂亮，工作也挺卖力气。就是嘴臭，满口脏话，师傅常训他。一次，师傅让他写入团申请书，董大脖子一梗：“我他妈的还是那块料？”

那是“文革”时候，厂里来了军管，领导“抓革命，促生产”，董大被军管相中，当了班长。董大于是玩命地干活，也拧着手下人玩命地干。嘴上没了脏话，换成满口的革命词儿。军管人员更是高看董大，提升他当排长。

董大就张舞得不行，只听军管的话，不把车间领导放在眼里。整天吆四喝六地指使人干活。一早一晚黑虎着脸检查纪律，谁来晚了一分钟，不行，训。谁上厕所蹲得久了，也不行，骂。车间开大会，惟有我们这个排像小学生似地排着队，在董大的指挥下，喊着“一二一，一二一”，进场退场。别的排的工人们像看耍猴似地瞧热闹。这么来几次，董大更是受到军管的器重，军管拍着他的肩膀说：“继续努力，大有作为！”董大五大三粗的腿一

并拢，“啪”地一个立正，敬礼。那军礼是他刚从电影《南征北战》里张军长那儿学来的。

董大开始想入党，想当官，他三天一次小汇报，五天一次大汇报。董大越积极，工人们越受治，让他拧着干活喘不上气来，却敢怒不敢言，怕他汇报上去挨整。

董大娶的是农村的老婆。他这么一红，眼也高了，就嫌弃自己的媳妇，说工作忙，十天半月不着家。工人们当面不敢惹他，却在背地里使坏。一次，排里一名女工病了，董大天天从食堂打出病号饭送到那位女工床前。工人们知道他在那儿呆的时间长，便打电话告诉他老婆去堵。董大的老婆快一个月不见丈夫的影儿，正在气头上。她风风火火地闯进那位女工的宿舍，正巧碰见董大给那位女工掖被角，她大怒，于是大嚎大哭，被董大揪住她头发，一顿狠揍。

半个月后，董大和老婆离了婚。一个月后军管人员奉命被招回，原来的车间领导重新掌握权力。要改选班排长，选举大会上，工人们说：“董大这小子指使我们像使唤驴，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不选！”

那位有病的女工说：“董大心黑，对自己老婆都没情没义。他当官，还不把咱老百姓整死，不选！”

车间领导在研究时说：“董大这个人本事不大，野心不小，他爬上来早晚得寻屎盆子往咱们头上扣，撤！”一句话，董大削职为民。

清灯孤影，董大喝了一天一夜的酒，在冷炕凉被窝里睡了两天两夜，又来上班了，但并不干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儿，满口喷着脏话，还新添了牢骚话。人们更烦他了，领导看他也不顺眼，便借故把董大调出去了。

董大天天下馆子喝酒，整天把自己弄得醉醺醺的。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他非拉着我进馆子陪他喝几盅。酒至半酣，董大突然握住我的手，问：“兄弟，我在车间没日没夜的玩命干，虽说对大家管得严一点，可咱也给病号送过饭呀！到末了，大家都他妈的讨厌我，恨我，她也恨我，领导还把我赶了出来。你说，哥冤枉不？”

我想了一下，说：“董大，你细观察过天上的星么？那些星星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运行轨道，这样才有永远闪烁的星光，这个世界才安宁。做人也一样，要找准自己的准确位置，更要清楚自己的斤两……”

董大灌进一口酒，拦住我的话头；“得得，你这么明白，当时咋就不劝劝俺呢？”我反问：“那时我劝你，你听吗？”

董大狠狠地给我一拳：“操，你他妈的也是事后诸葛亮。”

如今，董大五十多岁了，一个老光棍，酒鬼。